

南极的獠牙

王瑞芸

人的心思若与南极勾连,须鼓一番勇气乃至豪气似乎才使得,一切描写南极的文字亦须壮阔凌厉,才能与那片绝美的白色圣地匹配。可我得说实话,自己去南极偏居于平庸:朋友告知,一艘号称6星的探险邮轮正在打折,同去享受一下可好?对呀,为什么不?!于是在谈笑中定下了行程。

邮轮果然是服务周到,船票中还包含了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去登船港口乌斯怀亚的来回机票,还提供南极登陆时的所有御寒装备,叫人大喜过望。我要做的是用自己的中国护照向阿根廷驻洛杉矶的领事馆申请签证。可是天假其便,就在去面签的前两天,阿根廷在足球世界杯上夺冠,接待我的一位穿着件黑黑五彩毛衫的阿根廷年轻签证官气色正好,心情更好,笑眯眯地给我发了签证。在出发的前一天,我给南极行添置了唯一装备,一条防水裤,64美元。至于去南极的知识装备则可全免,那片与世隔绝的冰原,只要知道它非常非常寒冷就足够了,不是吗?

照这样,我轻描淡写地踏上了南极之旅。去了才知道南极邮轮分不下船和下船两种,前者大,目的在观光——隔着距离看南极;后者小,属探险船,提供游客登陆、露营、划船、跳水等项目,我们的船是后者。然而它却不带一些儿探险风尘,居然头光面净,新簇簇地泊在乌斯怀亚美丽的海岸线上,是一艘去年才下水的新船耶!属老牌航海国家葡萄牙Atlas公司拥有。登船四下一看,卧舱的功能方便齐全得叫人赞叹,甚至还带着小阳台并配备桌椅;公共区域的娱乐室、休息室、小剧场、餐厅、吧台、健身房,更是打点得精光滴滑,熠熠生辉。每晚还是菜单点餐服务,全球各地的菜式每天一换,色香味俱道“米其林”,吧台的各种酒水随便点,服务员个个满面含笑,彬彬有礼……一切都方便舒适得叫人难以置信。这更证实了朋友的预期:这不是探险之旅,这是享受之旅。

这样的轻慢之心,在船上的科考人员亮相登场时才得一换。那些人站出来,叫人内心一凛。首先,他们竟完全来自五湖四海,所属国除英、

法、美、巴西、阿根廷、南非、乌拉圭外,竟还有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他们从容同框,完全超越眼下的世俗纷争。那批人一字排开站在我们面前,虽性别身型高矮各异,却共具一种神韵,我在心底掂掇一番,方挑出一个对景的字——“侠”。“侠”者,从古至今都属于绝不耐烦世俗框架的那种好汉,他们内心与世界与我迥然有别,顶喜欢与世界独自面对,全凭自己的直觉和眼光行事。这类“物种”在“文明”浸淫全球的时代,已成珍稀,同时,今日之地球唯剩南极冰原还能给这种人提供施展能耐的地盘。于是当然,这类日渐稀少的“侠”,便从世界各地来此聚集。正是这群人安排带领我们每天的登陆、划艇、露营、跳水,还给开设各种讲座。我是从他们的讲座中,才瞥见了与世隔绝的南极冰雪世界在人类野心和荣誉的投射下,照样成为一个喧嚣的历史舞台。而这个舞台上演的、高潮剧目,当属英国的斯科特与挪威的阿蒙森在20世纪初到达南极点的竞争之旅了。

说来,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后,地球上角角落落露出水面的陆地,都一一被发现,唯南极一处始终躲在人类视线之外,直到19世纪后半期,人们才模模糊糊觉得地球最南端该是一块大陆,却无法证实,因每个朝它靠近的航海者都被浮冰阻隔。但终究人类的能耐和决心更坚硬,最终有人触碰到了那块冰原大陆,在1895年的国际地理学会议上,人们一致同意南极洲大陆是地球最南端的土地。此后探险家们一

点一点往南极点逼近,为争做到达南极点的第一人,便有了名垂青史的攻南南极点之争。

两位主角之一的挪威人阿蒙森(Roald Amundsen,1872-1928)正是中世纪叫所有人闻风丧胆的海盗民族维京人的后代,父亲又恰是个船主,这样的基因让他成为探险天才名至实归。他从小就立志要航海探险,在中学时就对同学说,“人对南极和北极知道得越少,我越高兴,这样才更需要我去探险去发现”。他在攻克南南极点之前,已经有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并虚心从爱斯基摩人那里学得了严寒中的生存手段:兽皮的保暖性远超羊毛制品,因羊毛不能防水,湿了就彻底无法保暖(他后来冲刺南极点时,与队友们从脚到头都裹着兽皮,形同野人);狗拉雪橇在极地是最简便和有效的运输手段……所有这些来自所谓落后民族的常识全成了他后来成为冲刺南极点赢家的重要铺垫。

英国人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1868-1912)是一位海军军官,年轻有为,在涉足南极探险事业后,晋升很快,被皇家指派为“登陆南南极点,以确保大英帝国对此的荣誉”之人选。由他领头组建了英国的冲刺南极点探险队,队员共65人,其中光是科学家就十名,人数超出了以往去过南极的科学家总人数。这支探险队声势浩大地在1910年6月出发前往南极大陆,可谓满怀豪情,感觉胜利在握。不过我们还真不能指责他们自大,的确,英国那时在海洋探险方面遥遥领先,又是发展工业和科学的优等生,他们很有资格大

锣大鼓威风凛凛地出发。相比之下,阿蒙森向南极的进发完全悄无声息,他甚至是去以北极的名义启航,航程中改道去了南极。这两队人马的胜负似乎在开头便可判高下,却不料竟是挪威人拔得头筹。阿蒙森与四名伙伴从1911年10月15日开始由南极大陆边缘建立的基地出发,于同年12月14日到达南极点,在那里插上了挪威的国旗后,安全返回基地。英国的斯科特与四名队员不仅比阿蒙森晚了五个星期才到达南极点,而且在回程的路上,因补给不足,天气恶劣,全部冻死在了南极冰原。

他们悲壮的经历构成了南极探险史上最为人可歌可泣的事迹,著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用他的生花妙笔描述了这个悲壮故事(收入他的文集《人类群星闪耀时》,有中译本)。其中对斯科特几位探险者最后时光的描写,甚至被我们中国选进中学教材,命名为“伟大的悲剧”,想来一定感动到了每一个中国学生。

若是不上南极探险船,读了茨威格对这个悲剧的生动描述,不被打动是不可能的。可我分明注意到,给我们讲座的澳大利亚籍科考队员Chris对阿蒙森和斯科特的讲述竟是另一种角度——他向我们说了这样一句话,英国人斯科特去南极点,心中装的是国家荣耀,阿蒙森心里就只想着叫自己去建功立业而已。Chris的口气并不在暗示斯科特比阿蒙森更高尚,却明显对斯科特持有批评。

且看Chris展示的事实:斯科特从组建探险团队起,因心中存有大英帝国荣誉感,他处处想到要张扬国威,结果他的探险队人数多装备复杂,他显然不太瞧得上爱斯基摩人的原始手段——狗拉雪橇,他选择的运输工具是当时英国最新版的雪地摩托,和他认为更有力量和速度的西伯利亚矮种马。Chris然后徐徐笑道,深入南极腹地选择矮马是如此的不上算,除了要它们带上分外的草料,过夜时还要用冰雪为它们筑防风墙,光是这一选择已经让斯科特探险队多出了不少负担,何况马和草料需要占掉不少船上的有限空间。阿蒙森选择的极地狗,这些负担就全免——极地狗直接躺在雪地上就能过夜,而且可以吃与人同样的食物,也包括能吃捕猎到的企鹅或其他海洋动物的肉。在极地环境中,任何多余的负担都能成为压垮极地跋涉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运输工具的选择上斯科特显然就已经输给了阿蒙森,他带去的矮马最后不是冻死就是掉进冰窟中摔死。至于雪地摩托则更不用提,有经验的探险者从一开始就该想到,这类笨重机械带

起来占地地方,而且没人知道它是否能适应南极的气候。果然,那些机器在南极严寒中迅速沦为一堆废铁。而阿蒙森正是心思单纯,因此能把所有的准备只集中在一个目标:安全到达南极点并安全回来。而极地探险最根本的安全保证就是充足的补给。他的探险船上除了船员就只带了几十条极地狗,其他所有的空间全装满了补给。他装载的补给是斯科特团队的10倍。

我没有听错,Chris就是说了“十倍”。显然,这是一笔不算难的账:阿蒙森的船只载有19人,52条狗,其余都装补给。斯科特的船载有65人,还须拿出空间来装载雪地摩托、十几匹矮马及草料。此外,他们团队还为操纵和修理机器、带马饲料并给马筑过夜雪墙付出了额外的时间和精力。这种种选择,导致斯科特探险队犯下了最大的失误——带的补给不足。阿蒙森队一路因补给丰富,即使被坏天气阻滞也有吃有喝有燃料;可斯科特队在回程路上,每到事先设下的补给点,都感觉储存的食物和煤油太少,他们的身体无法补充到足够量,导致他们越来越虚弱,最后的八天,他们因坏天气滞留在帐篷中,食物彻底耗尽,他们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就此冻饿而死。

我们谁都知道,悲剧远比喜剧触动人心,人都乐意被伟大勇士的悲壮刺激得热泪盈眶。可我们船上的“侠”,用刀锋般锐利的冷静和理性,撩开了宏大叙事的华丽外套,露出下面遮蔽的真相:在生命历程中,有些错误是不能犯也犯不起的。若让生命负载生命之外的东西,无论那些东西听上去多么响亮美好正确,它们最终只构成对生命的伤害。而这个似乎简单的事实,在生存容易的地理区域,可以完全隐而不显,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惕。唯极地环境不给人一点犯错空间,任何一个离开保全个体生命的多念余头,立刻会被严峻的自然环境彰显出来,并露出致命的獠牙。

Chris还告诉我们,虽然英国不得不接受挪威人先到的事实,但实际上他们的每一个细胞都对这个事实感到别扭,因此阿蒙森的成就一直不彰。在一次有阿蒙森在场的聚会中,主持酒会的英国公爵朝他说的是,“让我们为你的雪橇狗几千杯”,这句话他重复了三次,把对阿蒙森这位胜利者的轻视表达得淋漓尽致。英国只视斯科特为英雄,到处为这位献身南极的勇士塑像,阿蒙森反而成为悲剧英雄斯科特的陪衬,以致长久以来这位胜利者都处在斯科特的阴影中。不过Chris的重点并不只是为胜利者讨要公平,更在于让我们去看那些被最漂亮的外衣所遮蔽的真理,他的讲座让我们下面的听众都陷入了沉思。

我沉思道:原来,冒险不只是去南极而已,生命过程本身就已经是一场冒险,各种隐性的伤害往往会打扮得冠冕堂皇乃至正确无比地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之旅中,只有最清醒务实的船长,才懂得去掉一切危害到生命安全的杂念,把航船驶回安宁的陆地。

没有料到,这趟起于平庸的南极之行竟收获到这么深刻的启示,我唯有深深感恩!

3/9/2023 加州千禧城



登岸探险



南极企鹅

笔会

记录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用生命大声喊出有力量的思想

——观濮存昕执导上戏2017级西藏班毕业公演的《哈姆雷特》

毛时安

看过无数次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看过许多版《哈姆雷特》的演出,但濮存昕执导的上海戏剧学院2017级西藏班毕业公演的《哈姆雷特》首演确实实给我很大的震撼。我没有想到会看到这样一台《哈姆雷特》,用心、投入、严谨、讲究。而且这种讲究传递到整个演出过程的每一个瞬间和舞台的每一个角落,每个人物的上下场,灯光的不张扬的小幅度变化调整……舞台艺术综合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精准严谨用心。它像一首律诗既严正规范又自由奔放。

在演出中我看到了四个版本的复合和两种目光集合:

复合演出是《哈姆雷特》四个版本的复合。一是莎士比亚的原作版本。如果说,莎士比亚剧作是人类戏剧宝库中当之无愧的经典,那么,《哈姆雷特》无疑是名列这位戏剧大师四大悲剧榜首的经典中的经典。他借助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复仇的故事展现了人性深处的无可比拟的复杂,生存和死亡抉择的犹疑、艰难和痛苦。四百多年前,他就预见现代人面临的巨大精神困境。《哈姆雷特》提供了体量庞大、内涵丰富得像莽原一样的精神世界和令人神往、不断有演出欲望和创作冲动的艺术世界。二是林兆华先生1990年原创版本。林兆华是中国戏剧走向现代当无愧的戏剧实验、探索的大师级戏剧导演。90版是当年话剧新观念的“探路先锋”。十数条宽大的棕色布条暗淡地围起了舞台,世界是如此的寂寥空旷荒凉。幽暗中,唯一一束顶光冷冷地投射到我们理发常见的扶手椅上。这就是人类不惜血流成河争夺的权力象征,王座。以极简单营造的舞台空间,虽然20多年过去了,这个版本在今天看起来依然是充满了全新时代感的力量,没有落伍过时的陈旧。同时,重要的是,艺术家濮存昕选择以这个版本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对戏剧前辈林兆华充满温情的致敬。就是这个版本打开了濮存昕的艺术天地,由此,这个在表演上,“没有上过大学,连高中都没有上过,初中都没上”(2021.5.9研讨会)的年轻人进入了“自由表演”王国,成就了他日后话剧表演艺术家的坚实基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30年前,我曾因林兆华先生导演的这部戏,成了好演员”。三是濮存昕的版本。这一次濮存昕以自己精湛的艺术修养和对莎剧的理解——他是中国舞台上演出莎剧最多的演员——对原来版本又经过精心地删削、整理、加工。幕间反复出现的掘墓人面对着骷髅陵峻而不失幽默调侃的对话意蕴丰富,表达了底层人对上层的冷眼观察,对生死无常的感悟。特别是大幕落下前夕,那段经典台词“生存还是毁灭”从掘墓人、从那些苟活者和死去的哈姆雷特口中用各种语调的反复,大大强化

了原剧背后蕴含的普遍性和当代性。在经历了2020年肆虐全球,夺去无数生命的新冠疫情后,这版《哈姆雷特》无疑成了我们生活的当下世界的投影。《哈姆雷特》经过濮存昕的再思考,迫使我们痛定思痛,看到了现代人类的脆弱,生存的无奈,还有在灾难面前的种种表现,有英雄无畏,还有软弱、无知、推诿和阴谋……同时,濮存昕的版本精心而有机地植入服装、造型、音乐等藏族元素组合,那首纯洁无瑕的藏族民歌《天使歌》伴着展翅的白鹤簇拥着奥菲莉亚的肉体和灵魂,一字儿缓缓飘进舞台深处,以及结尾,伴着哈姆雷特倒下的身躯,我们再次目睹了圣洁的场景,都被具体地域特色地再现了原剧“愿成群的天使用歌唱抚慰你安息”意境。

濮存昕说,“我是来找做文的,没想到遇到诗”。散文是他四年做他们的助理日常的助教,帮他们一步步理解艺术和表演,最后选择了《哈姆雷特》这首“诗”。但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诗的背后是关于我们生存困境的哲学。最后就出现了今天我们在剧场看到的22个藏族孩子——14个男生、8个女生——的演出版本。这个版本既是藏族的也是中华民族的也是人类的,因为带着一种西藏孩子高原雪域的原始浑茫气质。这些孩子的演出肯定是不完美的,我也不期待他们完美,因为我一直认为太早的成熟对于年轻的艺术家,特别是这些来自西藏高原,人生第一次接触话剧艺术的牧民的孩子来说不是一件好事,甚至是导向腐朽和没落的起始。这天的演出,我特别欣赏那种纯粹纯真的气质和澎湃磅礴的气势。这种东西使那天的演出特别感人。濮存昕让孩子们放松,希望他们“用生命大声喊出有力量的思想”。我常常在想,我们戏剧和艺术

的贫弱、苍白,其实就只是没有“有力量的思想”,也没有生命的呐喊。失去了生命和思想的艺术,就是枯萎的花。两种目光的结合。在首演谢幕时濮存昕最后上台,他把22朵玫瑰递到每一个孩子的手里,他像孩子一样,又蹦又跳又说又唱。生活中他可能不是那种能言善辩的人,但他那一刻断断续续地说了那么多那么多!我特别注意到濮存昕父亲一样慈祥、充满爱意的目光,在舞台上掠过,从每个孩子的脸上抚摸过去,真的非常动人。他其实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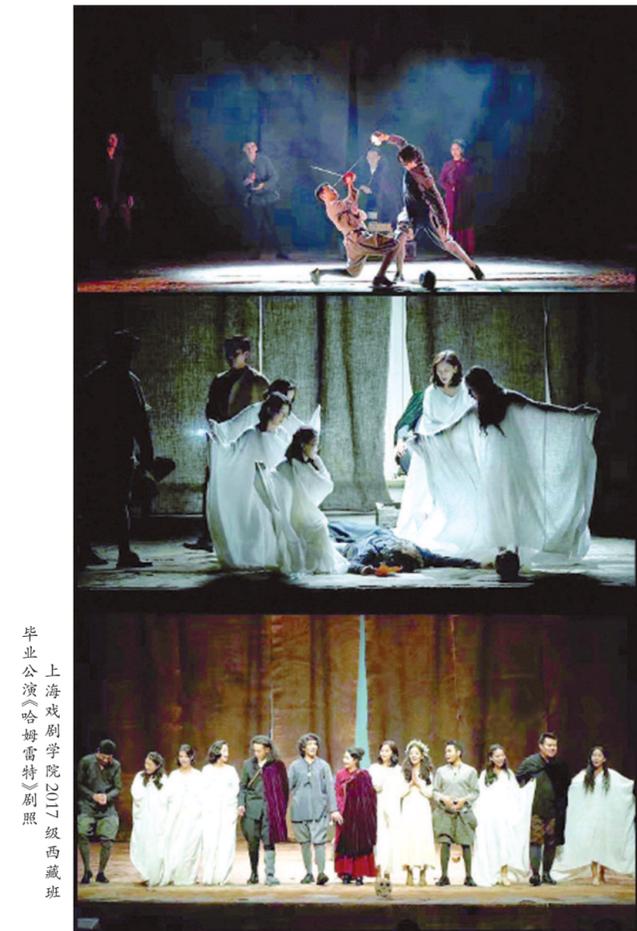
忙。作为中国最知名的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主席,作为一个怀着慈悲心的志愿者,有那么多的事等着他,但他为了这个戏,两个多月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一句台词一句台词,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他对这些西藏孩子就像父亲或者爷爷对自己的儿子、孙子,使我想起我和我的外孙、外孙女一起的情景。充满慈爱,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二是,这些孩子在舞台上闪亮的眼光,对艺术对未来的充满强烈渴望的目光。我们真的不能让这样的渴望天折中断。尽管他们的汉语,不那么熟悉熟练。尽管有的地方我们拼命地在听,还是有些听不甚清楚。可以看见他们渴望在舞台上争取创造自己的未来,因为濮存昕激活了他们生命的激情。《哈姆雷特》是艺术王国耸入云天的一座雪峰。走进上戏校园的四年里,他们曾经在老师的讲课中,站在山下,敬畏地仰望过峰顶积雪在湛蓝天空下的圣洁的光芒。《哈姆雷特》是他们艺术生涯中的第一座雪山。现在,他们在濮存昕的鼓励下翻过了这座高耸的雪山。当他们翻过这座山以后,就知道艺术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眼前就可以看到艺术广袤无垠的莽原了,可以撒开了奔跑。

中华民族是个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大家庭。汉族和藏族等兄弟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互相交流、互相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二十多年前我在九寨沟就碰到过一个天真一样的藏族孩子。他一个人守在一个僻静冷落的地方,等着游客来拍照。我说,你到热闹的地方,那里拍照的游客多。他说,我喜欢这里,这里美,肯定有懂得美的人,会来的。头上是一片浓郁树影,他孤零零地站在木板铺的桥上,眼睛里闪着未被污染纯净得就像九寨沟海水那样的光。还有一年我到三江源,一个藏族老人守在那里,我要探头进去张望。他拦着说,不行不行!还反问我,你知道生态环境保护吗?他还给我背了几句生态保护的诗句。记得都江堰宝瓶口,奔涌、湍急、喧哗的岷江水,此刻犹如一条条细细的带子,泛着微光,弯弯曲曲流在伸向地平线的广阔大地上,那么温柔安静,有点像刚产下鸟儿的年轻妈妈,阳光下,闪烁着圣洁自足的光芒。还有2009年,我天天清晨和参加《复兴之路》演出的西藏军区藏族舞蹈

演员在一起。她们晨练,我跑步。休息交谈中,我发现她们内心有很多非常悲心的东西,在市场经济突然降临那片纯净的雪域高原的时刻,她们也会有些心动,但她们在太缺乏从商必须的那么些谋略和心机。她们怕心被扰乱,极力保持内心的宁静和纯净。这正是我们这几十年来被过度市场化熏染后的心灵世界所缺失的。很多我熟悉的汉族艺术家,一旦踏上那片地球上最高的土地,就会不由自主地被皮肤黝黑的藏族同胞兄弟、丰富多彩的藏族文化深深吸引。画家方增先花甲之年七次深入藏区,他说,自己逐渐在“苦恼”中找到了“亮光”。他还说,“这些都是我家乡和杭州、上海无法感受到的生活底蕴,雄浑、粗犷、悍朴,那一个悲天悯人的场景”。河南画家李伯安历时十年,呕心沥血创作《走出巴颜喀拉》,以史诗的情怀展现了中华儿女、藏族兄弟同胞生生不息的生命伟力,最后倒在未完成的作品前……

四年里,濮存昕没有挂着藏族班老师的虚名,他是真干。他每学期抽出时间,定期来上海,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表演体会传授给孩子们。他亲力亲为,全程手把手,一句一句台词教孩子们演戏。和他一起的上戏杨佳老师告诉我,为了这些藏族孩子,他找企业家赞助孩子们的助学金、生活补贴。他买了解读欣赏莎士比亚的书和余秋雨的《中国文化课》,让他们尽快进入莎士比亚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还组织他们观看演出,拓展视野。排练场上,他像兄长,和孩子们一起端着盒饭,吧啦吧啦地用餐。眼看着孩子们快毕业了,他又找到自己熟悉的艺术家,为即将回家的每一个孩子准备了一个拉杆箱。让他们的箱子里装着上海,装着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所有汉族同学和老师的绵绵深情……当听到22个孩子全部被西藏话剧团录取的消息,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有时候会想,濮存昕在把表演艺术传授给藏族孩子的同时,也一定会在他们像圣湖纳木错那样清澈、像湖上夜空星星一样明亮的眼睛里,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意义。我对濮存昕说,要把这个戏送到国外去——舞台上的哈姆雷特、奥菲莉



上海戏剧学院2017级西藏班毕业公演《哈姆雷特》剧照

亚、霍拉旭、丹麦王……来自西藏的那曲、山南、阿里、拉萨。他们曾经在雪山下的大草原放牧牛羊,搬过砖,当过服务员——让全世界知道有一群藏族的孩子,在上海戏剧学院学表演,在演英国的莎士比亚,有一个汉族的大艺术家带着一群藏族孩子在排练《哈姆雷特》。尽管有人对我们说三道四,但是我们依然是那么坚定地珍惜人类的优秀文化。包括西藏孩子都在演莎士比亚,要把这个藏族版的《哈姆雷

特》保留下来……三千来字的文章断断续续写了将近三年。一是越到晚年,越敬重文字,越觉得自己才华不足。二是三年疫情,我把目光聚焦到了黎民苍生的生生死死。更重要的是,素朴的文字要对得起濮存昕这样的艺术家,对得起我自己有限接触中的对藏族同胞的那份冥冥中生出出来的感情。

2021.5.16, 2023.3.18